

## 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來源和發展 ——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為切入點\*

郭必之<sup>1</sup>      林華勇<sup>2</sup>

香港城市大學<sup>1</sup>

中山大學<sup>2</sup>

廣東西部的廉江是一個語言複雜的地區：流行的漢語方言，有粵語、客語和閩南語。本文以新修訂的「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理論為框架，解釋廉江粵語如何從客語中把動詞後置成分「倒」的多功能性複製過來。通過比較，我們認定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無法通過語言內部發展去作理解。廉江地區的客語和粵語接觸頻繁，而「倒」的多功能性在客語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因此可以推斷：廉江粵語「倒」的部分功能是由於跟鄰近客語接觸而產生的，其採用的模式是「複製語法化」。本文詳細解釋「複製」的過程，並指出「複製」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

關鍵詞：廉江粵語，客語，「倒」，語言接觸，語法化

### 1. 背景

廉江位於廣東省西南部，雷州半島以北，由湛江市管轄。當地流行的漢語方言，有粵語（白話）、客語（叻話）和閩南語（黎話）三種。粵語是廉江地區最具權威性的漢語方言，分布在廉江市市區以及安鋪、石城、良垌、平坦、新民、吉水等區（鎮），使用人口約三十萬；客語則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山區地帶，包括塘蓬、石頸、和寮、長山、石角等區（鎮），使用人口約五十萬；閩南語主要

---

\* 本文初稿，曾經在「第五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2009年8月21-22日，上海）上宣讀過。撰作期間，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基金（編號：CityU 144507/07，主持人：郭必之）、香港城市大學 Strategic Research Grant（編號：7002411 [CTL]，主持人：郭必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編號：1109137，主持人：林華勇）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編號：09YJC740030，主持人：林華勇）的贊助。片岡新、谷峰、吳福祥、林亦、侯興泉、柯理思、容慧華、張洪年、張敏、陳前瑞、覃鳳余（筆劃序）諸位以及本文的評審員，或惠賜意見、或提供語料，謹此一併致謝。文中的論點如有任何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

局限於橫山、河堤和龍灣三地，使用人口約二十萬（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3-754）。

在《中國語言地圖集》(Wurm et al. 1987) 中，廉江市市區的粵語（以下或簡稱「廉江粵語」）被歸入高陽片粵語。關於廉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的關係，鍾喜焯編修的《石城縣志》(1931[1974:153]) 指出：「附城及南路一大部分、西路一小部分略同，多與廣州城相類。惟客話（筆者按：即粵語）中南路有由順德遷來者，仍帶順德音；由東莞遷來者，仍帶東莞音。」「石城」是廉江的舊稱。即使到了現在，廉江粵語和廣府片粵語在音韻上仍然具有頗強烈的對應關係。<sup>1</sup> 但語法方面，兩者的差異卻相當明顯。林華勇 (2005) 討論過的助詞，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認為，廉江地區是觀察語言接觸極佳的場所。首先，它擁有豐富的語言資源，不同漢語方言相互接觸的歷史相當悠久；其次，廉江雙語、以至多語的人口較多（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4），某程度上有利於語言部件的擴散 (diffuse)。還有一點是：研究廉江方言的著作本身已經不很多，從語言接觸角度切入的就更加缺乏了。另一方面，研究語言接觸的學者，也似乎沒有注意到廉江方言的重要性。這能給予我們較大的發揮空間。事實上，廉江粵語的一些語法結構，例如小稱系統（林華勇、馬喆 2008），已經證實可以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獲得更深入的理解。<sup>2</sup>

本文以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所提出的「接觸引發的語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sup>3</sup> 理論為框架，解釋廉江粵語如何從客語中把動詞後置成分「倒」的多功能性 (poly-functionality) 複製 (replicate) 過來。文章連本節在內共分五節：第二節介紹「倒」在廉江粵語中的五種用法，並舉出大量例子作說明。隨後我們將引入語義圖模式 (semantic map model)，為廉江粵語「到（倒）」義語素繪製出語義圖。第三節旨在比較早期粵語、廉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倒」的功能，指出廉江粵語「倒」多功能性的形成肯定和語言接觸有關。同時也將論證：為什麼本文會認定客語是模式語 (model language)。至於複製的具體過程，將在第四節作交代。最後一節是結論。本文的撰作，一方面可以加深學界對

<sup>1</sup> 廣州話、東莞話和順德話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俱屬廣府片粵語。關於廉江粵語的音韻特點，可參考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5-756) 及詹伯慧主編 (2002)。

<sup>2</sup> 廉江粵語有三個小稱後綴（林華勇、馬喆 2008 稱為「後附成分」）：「兒、子、仔」，分布各有不同。這種複雜的小稱格局，林華勇、馬喆 (2008:633) 認為「反映了粵、閩、客三大方言相互接觸、影響的事實」。鄰近的化州粵語，也有類似的情形。參看 Kwok et al. (2009)。

<sup>3</sup> 語言接觸理論相關術語的中文譯名，本文一律依吳福祥 (2007, 2008a, 2008b, 2009)。

廉江粵語、以及它周邊方言的認識；另一方面可以藉著我們第一手的語料，<sup>4</sup> 為向來少用漢語的語言接觸理論提供新的視角。

## 2. 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功能

「到」和「倒」是華南地區不少漢語方言（如西南官話、湘語、贛語、客語和粵語）常見的動詞後置成分。不少學者（林英津 1993，柯理思 1995，李藍 1998，吳福祥 2002 等）都認為，上聲的「倒」是由去聲的「到」發展而來的。<sup>5</sup> 兩個詞唸不同調，目的是區分語法功能和語法化程度。本文同意這個觀點。至於「到」和「倒」的具體用法，吳福祥 (2002) 歸納為七大項：(一) 趨向補語；(二) 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三) 假位可能補語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四) 完成體標記；(五) 持續體標記；(六) 進行體標記；(七) 補語標記。這一節將集中分析廉江粵語「倒」的功能，同時也會留意例子中的「倒」是否可以被其他虛詞（例如「到」和「得」）替代。

廉江粵語「倒」[tou<sup>35</sup>] 第一個功能是充當動相補語，表示動作業已實現、或者表示動作的結果：

- (1) 廉江粵語：我買**倒** (/到) 個本書□ [tɛ<sup>21</sup>]。(我買到那本書了。)
- (2) 廉江粵語：你查**倒** (/到) 個隻字點講法未啊？（你查到那個字怎麼說了嗎？）
- (3) 廉江粵語：衫褲晾**倒** 在天面呢□ [tɛ<sup>21</sup>]。(衣服晾好在天台上了。)
- (4) 廉江粵語：袋**倒** 身分證來！（把身分證放進口袋裡！）

例 (1) 和 (2) 的「倒」可以接受「到」[tou<sup>33</sup>] 的替換。如前所述，「倒」是由「到」演變而來的。兩個補語成分容許互換，不妨視為歷時演變（到 > 倒）折射在共時平面上的結果。類似的情況，也見於南京官話和雲南的大關官話中（吳福祥 2002:38-39）。Hopper & Traugott (1993:124-126) 所說的「層次」(layering)，就

<sup>4</sup> 本文的語料，除特別標明者外，由以下人士提供：本文的第二作者（廉江粵語、廉江客語）、本文的第一作者（廣州粵語）、張洪年、片岡新（早期粵語）、容慧華（新會粵語、陽江粵語）、林亦、覃鳳余（南寧粵語）。

<sup>5</sup> 羅自群 (2006a, 2006b) 則認為南方方言作持續體的「倒」皆來源於「著」。羅說有一定的道理（至少語法化途徑能說得通，參看吳福祥 2002:42），但音韻對應方面卻很難使人信服。吳福祥 (2002) 通過大量的方言比較，證明了動詞後置成分「倒」來源於「到」。其結論應可信。

是指這種現象。(3) 接在「暎倒」後面的是處所短語。由於和表新情況的語氣助詞□[te<sup>21</sup>]共現，所以句中的「倒」肯定不是持續體標記或確定體標記。(4) 是祈使句。句末表實現的「來」要求前頭的動詞帶補語。「袋倒」的「倒」屬於動相補語。

「假位可能補語」這概念是由趙元任首先提出的。它「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爲了方便作成能性語式而虛設的」(Chao 1968, 中譯本 1980:231)。說得更明白一點：假位可能補語已經高度虛化，失卻了原來的詞彙意義，只是給動詞提供構成可能補語的機會。<sup>6</sup> 和廣州粵語一樣，廉江粵語用「倒」作爲假位可能補語。這是廉江粵語「倒」的第二個功能：

- (5) 廉江粵語：嗰枝筆寫得**倒**字個。(這枝筆能寫字的。)
- (6) 廉江粵語：吵到死，冇學得**倒**。(吵得要死，學不了。)
- (7) 廉江粵語：飯我食得**倒**。(飯我能吃。)

作持續體標記是「倒」在南方方言中最常見的用法(吳福祥 2002:32)，這也是廉江粵語「倒」的第三個功能：<sup>7</sup>

- (8) 廉江粵語：門口逼**倒**好多人。(門口擠著很多人。)
- (9) 廉江粵語：你坐**倒**食。(你坐著吃。)
- (10) 廉江粵語：冇好睡**倒**睇電視！(不要躺著看電視！)
- (11) 廉江粵語：書在床呢放**倒**。(書在床上放著。)
- (12) 廉江粵語：佢凭**倒**牆食煙。(他靠著牆抽煙。)

表持續義的「倒」，只能和 [+附著] 義的動詞組合，而不能與 [-附著] 或 [+去掉] 義的動詞組合。(13) 的動詞「落」和 (14) 的動詞「擦」由於沒有 [+附著] 義，所以整個句子不合語法：

<sup>6</sup> 吳福祥 (2002:29) 舉了一個北京官話假位可能補語的例子：「(這麼辣的菜) 你吃得了嗎？我可吃不了。」這裡的「吃得了/吃不了」「表示是否具備完成某種行爲的能力，這類『了』已高度虛化，不再具有『完畢』的意思」。以此作爲標準，本文例 (5)-(7) 中的「倒」肯定屬於假位可能補語的例子，因爲它既沒有「到」的實義，也表達了具有完成某動作的能力。

<sup>7</sup> 但吳福祥 (2002) 在討論「持續體標記」的環節裡並沒有給出粵語的例子。除了廉江粵語外，同屬高陽片的信宜粵語、化州(良光鎮)粵語等也用「倒」作持續體標記。

- (13) 廉江粵語：\*外底落**倒**水。(外面下著雨。)  
(14) 廉江粵語：\*走呢擦**倒**黑板。(在那兒擦著黑板。)

廉江粵語「倒」的第四個功能是充當補語標記。「倒」後面所接的是狀態補語。「倒」和「得」在下列例子中容許互換：

- (15) 廉江粵語：做**倒** (/得) 冇知幾好。(他做得不知多好。)  
(16) 廉江粵語：李記個燒鴨整**倒** (/得) 冇知幾好食。(李記的燒鴨做得真好吃。)  
(17) 廉江粵語：搵你搵**倒** (/得) 好辛苦。(找你找得好辛苦。)  
(18) 廉江粵語：晚間黑火車吵到死，吵**倒** (/得) 我睡都睡冇熟。(晚上火車吵得要命，吵得我睡也睡不著。)

如果動詞後面接的是程度補語，那麼標記一般只用「到」而不用「倒」。「『到』的『達至』義比『倒』實在」(林華勇、郭必之 2008)。例如：

- (19) 廉江粵語：天時熱到(\***倒**)死。(天氣熱得要死。)  
(20) 廉江粵語：做到(≠**倒**)冇知幾好。(做到了「不知多好」的程度。)

(15) 和 (20) 說明了「倒」和「到」在最小對立情形下的差別：(15) 的「倒」是狀態補語標記，側重於表達述語所指那個動作的形態；而 (20) 的「到」是程度補語標記，強調述語所指那個動作/狀態所達到的程度。這和廣州粵語「行路行得好𢳂」(走路走得很累)、「行路行到好𢳂」(走路走到了很累的樣子)對立的現象(彭小川 1993, 李新魁等 1995, Lamarre 2001, 張洪年 2007)接近。廣州粵語涉及對立的標記是「得」和「到」，而廉江粵語是「倒」和「到」。

「倒」在廉江粵語中另一個身分，是確認某個動作或狀態曾經發生或存在。依照余靄芹(Yue-Hashimoto 1993:79-80)的分類，我們把這個「倒」歸入「確定體標記」(affirmative aspect marker)。這是「倒」的第五個功能：

- (21) 廉江粵語：市場如今日日都死**倒**雞。(≈市場裡現在每天的確都有雞死掉。)  
(22) 廉江粵語：我去**倒**，乜人講我有去**倒**啊？(≈我的確去了，誰說我沒去？)

- (23) 廉江粵語：我有食**倒**嘢，做乜嘢捉我開刀啊？（≈我的確沒受過賄，爲什麼拿我開刀呢？）

根據動作或狀態的時間點，確定體可以細分爲「過去發生」(affirming happening = past) 和「現在存在」(affirming existence = present) 兩類。(22) 和 (23) 屬於「過去發生」，(21) 則屬「現在存在」。廉江粵語「倒」這個功能大體上相應於廣州粵語的「有 V」(林華勇、郭必之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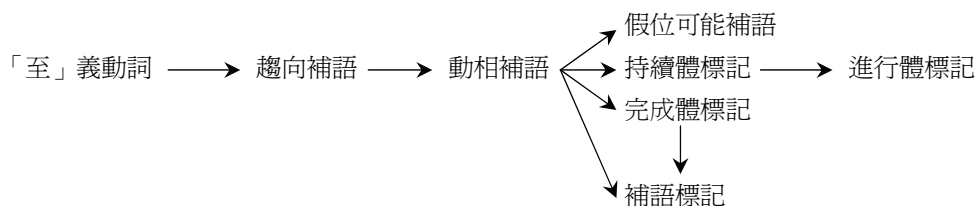
由於廉江粵語的「倒」具多功能性，而且讀音如一，所以當它出現在「V 倒」結構時，便很容易產生歧義。試看下面三個例子：

- (24) 廉江粵語：坐**倒**。(坐好/坐著/的確坐了。) | (凳子)坐得**倒**。(凳子能坐。)  
(25) 廉江粵語：寫**倒**。(寫好/寫著/的確寫了。) | (筆)寫得**倒**。(筆能寫。)  
(26) 廉江粵語：食**倒**。(吃到/的確吃了。) | (調羹)食得**倒**。(勺子能用。)

先看豎線「|」的左邊。在這三個例子中，「倒」的第一個用法是作爲動相補語，強調動作結果的實現；(24) 和 (25)「倒」的第二個用法是充當持續體標記；各例「|」前最後一種用法是「倒」作確定體標記。「V 倒」能表示幾種意思，而具體表達哪種意思，則由語境、句式和動詞的語義決定。「|」後的用法是假位可能補語的用法，用來幫助說明完成動作的可能性。

在考察過多種南方的漢語方言之後，吳福祥 (2002:42) 提出了「到/倒」的語法化途徑：

- (27) 「到/倒」在南方方言中的語法化途徑（據吳福祥 2002）



這張圖其實已經具備了語義圖模型<sup>8</sup> 中所謂「概念空間」(conceptual space) 的基礎。<sup>9</sup> 第一，語義圖模型的重點是揭示多功能模式背後的跨語言規律性（吳福祥 2009:201）。而 (27) 是通過檢測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客語、贛語、粵語和平話等多種漢語方言「到/倒」的表現而製成的。不單漢語方言如是，東南亞地區的壯侗語（如寮語）、孟高棉語（如越南語）、苗瑤語（如苗語）表「到達、直至、連接」義的語素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多功能表現。Enfield (2002) 曾經研究過這些語言中作補語標記的那個語素，發現它們莫不和「達到、直至」義有關。文中也提及了粵語的「到」和「倒」。在 Heine & Kuteva (2002) 的詞庫中，「到達」(arrive) 義語素共有四條語法化的路線：(a)「到達>能力」、(b)「到達>向格(allative)」、(c)「到達>成功」和 (d)「到達>直至」，它們全都可以在漢語中找到例證。其中 (b) 和本文的討論無關，暫時可以不管；(a) 和 (c) 也許可以合併，「能力/成功」相當於 (27) 的「假位可能補語」；(d) 的「直至」對應於 (27) 的「補語標記」（參考例 (19) 廉江粵語的「天時熱到死」）。上面的論述，證明 (27) 給出的概念網絡已經充分考慮到不同語言的情況。第二，這張圖完全符合「鄰接性要求」(contiguity requirement)，即「一個多功能語素所包含的不同功能在概念空間中的位置必須是毗連的」（吳福祥 2009:201）。第三，雖然吳福祥 (2002) 在繪製 (27) 時還沒有引用太多語言類型學的概念，但他已經能作出「如果某方言用『到（倒）』做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假位補語，或者用作其中的一種或兩種，那麼該方言也一定用『到（倒）』作動相補語」等斷言。這些由「鄰接性要求」而衍生出來的斷言，正好說明了不同功能之間的蘊涵 (implicational) 關係。不妨說，如果把 (27) 的箭頭去掉，那就是「到/倒」語素的概念空間。<sup>1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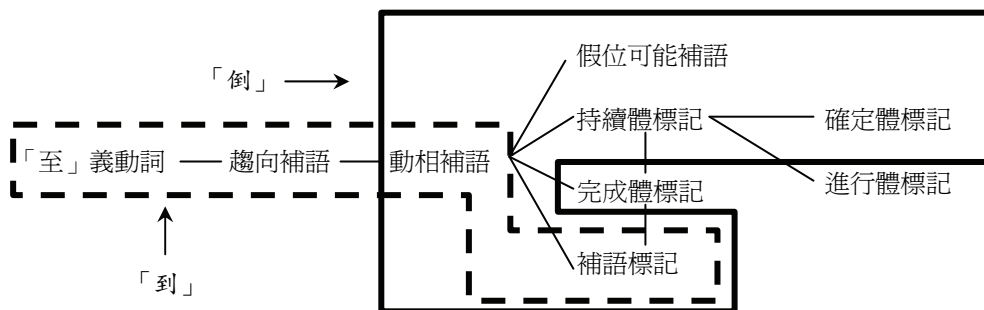
<sup>8</sup> 這裡不打算對語義圖模型作詳細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Haspelmath (2003)、van der Auwera & Temürçü (2006)、吳福祥 (2009, 2011)、張敏 (2009) 等作品及其徵引過的文獻。

<sup>9</sup> 其中一位評審員認為：「語法化研究重『人文闡釋』，因此可有多種結果，且不易證偽；語義地圖模式則重『邏輯演算』，而『演算』的結果一般只有一種，可容證偽。正因為存在這種本質上的分別，因此通過語法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並不能就直接轉換為概念空間。」但 van der Auwera & Temürçü (2006:133) 已經明文指出：「The contiguity requirement, while providing a synchronic constraint on possible patterns of polyfunctionality, simultaneously shows the possible paths of change. In this way, the semantic map approach has been linked with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持類似意見的，還有 Haspelmath (2003) 和吳福祥 (2009)。其中吳福祥 (2009:202) 說：「有些語言學家認為，通常所說的『語法化路徑』、『語法化渠道』、『語法化連續統』、『語法化鏈』、『語法化斜坡』，其實就是概念空間和語義圖的動態化：只要將概念空間和語義圖上不同功能之間的連線加上箭頭，我們即可得到一系列語法化（或其他語義演變）路徑。」簡言之，根據吳先生的認知，「語法化途徑」強調語義演變的一面，是動態的；「概念空間」則強調某一語素功能延伸的可能性，是靜態的。本文同意他們的看法。

<sup>10</sup> 其中一位評審員建議筆者在「基元」的選擇上多加考慮，「因『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和

(28) 是廉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圖中可以看到「到/倒」不同功能所佔的區域：

(28) 廉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這裡有五點需要說明：(一)「倒」雖然源於「到」，但兩者出現的環境其實不太一樣。「到」可以作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個別例子可以和「倒」互換）和程度補語的標記（其語義範圍，以虛線方框示之，下同）；「倒」則主要作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和狀態補語標記（其語義範圍，以實線方框示之，下同）。但不論是「到」還是「倒」，它們的概念網絡都完全符合「鄰接性要求」。(二)我們增加了「確定體標記」這一概念空間，並把它和持續體標記連接起來。持續體表動作/狀態的維持，或動作完成後遺留下來的狀態，因而引申出「存在」的意思，如(8)「門口逼倒好多人」，可引申為「門口有好多人」；(11)「書在床呢放倒」，可引申為「床呢有書」（床那裡有書）。這種「V倒」稍後由表「個體/事件存在」進一步擴展至表「動作/狀態存在」。只要語氣稍為加強，就會出現確認某動作/狀態的存在或曾經發生的意味。當然，漢語方言的確定體標記還有其他來源，但這並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之內。(三)完成體標記和持續體標記這兩個基元必須相連，毋須以「動相補語」作溝通的橋樑。例如在北京官話中，「看了三天了」既有完成義或實現義，也有動作持續義。(四)圖中沒有刻意為狀態補語標記和程度補語標記作區分，一來是因為我們目前未能全盤掌

『補語標記』等要不是句法的形式（如『補語標記』），要不則缺乏意義（如『假位可能補語』）。我們這裡是參考了吳福祥(2009)處理虛詞的方法。在吳文的語義圖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動相補語」、「能性補語標記」等基元。另一位評審員則認為語義圖應該是建基於不同語法意義的共時關係。他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需要強調的是：(27)一方面顯示了「到/倒」的語法化途徑，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它們的概念空間。我們知道，不少南方方言的「到/倒」都具有多功能性。從共時的角度看，語義圖正是把這些基元連接起來的一種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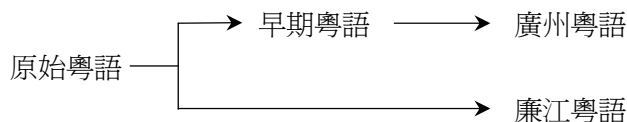
握客語的情況。<sup>11</sup> 如果進行區分，或者會影響到標示客語「倒」語義範圍（參考(66)）的準確性；二來是因為區分就意味著要重新討論各基元的連接，這需要費很大的力氣，而且大部分論證可能和主題無關。因此，我們還是依照吳福祥(2002)的辦法，不特意為狀態補語標記和程度補語標記作區分。(五)「動相補語」、「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和「補語標記」四個基元緊密相連，並構成「回路」(loop)。一般來說，「回路」不能排除任何類型，因此價值不大」（張敏2009:14）。但需要注意：出現「回路」的只佔我們這幅語義圖的一小部分，它並不會影響整幅圖的價值。一些廣被接受的語義圖也會出現局部性的「回路」。<sup>12</sup> 我們要做的，是在尊重語言事實的情況下避免在語義圖中出現過多的「回路」。

### 3. 粵語方言後置成分「倒」的歷史比較

要證明廉江粵語「倒」某些功能源自和其他漢語方言的接觸，第一步是拿廉江粵語跟早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作比較，釐清粵語的「倒」本身到底有哪些功能。假如發現廉江粵語「倒」某些功能和其他粵語方言所沒有的，我們才可以懷疑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滲入了外來的成分。

本文所說的「早期粵語」，是指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口語文獻（例如《聖經》和教授外國人粵語的課本）中所反映的粵語，其基礎方言以廣州話為主。早期粵語和現代的廣州粵語應該具有直接的承傳關係。現在的問題是：究竟廉江粵語是不是由早期粵語發展而來呢？本文認為它們的關係是這樣的：

#### (29) 早期粵語、廣州粵語和廉江粵語的關係



<sup>11</sup> 柯理思 (Lamarre 2001) 指出：狀態補語標記和程度補語標記的對立，可以在粵語和閩語裡找到，但她沒提及客語的情況。我們懷疑部分客語方言也有這樣的區分（如連城）。這需要搜集更多證據作支持。

<sup>12</sup> 例如在「以處置和被動為核心的語義圖」（張敏 2009:18）中，「被動」、「工具」、「來源」等基元都遇到「回路」連接。

雖然廉江粵語的讀音和「廣州城相類」，但根據史料，廉江粵語在二百年前（即早期粵語流行的年代）就已經是一支獨立的方言了（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3-754）。所以，早期粵語和廉江粵語似乎並沒有直接的承傳關係，但它們都是原始粵語的子方言。爲什麼我們要拿廉江粵語跟早期粵語比較？這是因爲早期粵語保留了較多古老的成分。通過比較，我們才可以準確地掌握到底「倒」哪些功能是粵語原有的。

在我們搜集到的早期粵語語料中，「倒」有以下三個功能：（一）動相補語；（二）假位可能補語；（三）持續體標記。我們同時也會留意「到」是否有類似的用法。

【一】「倒」作動相補語：

- (30) 早期粵語：捉倒佢。(Caught him.) (Morrison 1828:27)
- (31) 早期粵語：鷺鷥命攞倒唔得食。(The fate of the *low tsze*, fisher bird. What he catches he is not allowed to eat.) (Morrison 1828: Sec. I)
- (32) 早期粵語：我騎嗰隻馬跌倒咯。(The horse that I rode fell down.) (Ball 1907:78)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 (33) 早期粵語：趕唔到。(Unable to overtake.) (Morrison 1828:120)
- (34) 早期粵語：唔慌有人聽得你銀倒咯。(There is no occasion to fear that anybody will get away the profits of your money.) (Bridgman 1841:254)
- (35) 早期粵語：我摸唔到。(I cannot reach up to it.) (Ball 1907:94)

【三】「倒」作持續體標記：

- (36) 早期粵語：喺地上放倒嘅物件話橫話掙都係隨人所企嘅地位。(在地上平擱的東西，說「橫」說「豎」那都是隨勢酌情的活動話。) (Burdon 1877: Ch. 40)
- (37) 早期粵語：佢係路上瞓倒處。(他在地下躺著。) (Burdon 1877: Ch. 4)
- (38) 早期粵語：企倒處嚟讀聖書。(He stood up to read.) (Anonymous 1873: 4.16)

早期粵語以「V-倒」表持續義的例子並不太常見，而且只能和少數動詞配合。比較常見的形式是「V-倒-處所詞」或「V-倒-VP」（片岡新 2005）。「倒」也不是唯一的持續體標記。現在廣州粵語所用的「住」，當時已經十分流行。

經過超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倒」在今天的廣州粵語裡只剩下動相補語和假位可能補語兩個功能（Matthews & Yip 1994，李新魁等 1995，飯田真紀 1998，吳福祥 2002，陳慧英 2003 等）。至於持續體標記的功能，已經完全被「住」所取代。我們也選取了新會（荷塘）粵語（四邑片，以下簡稱「新會粵語」）、陽江（市區）粵語（高陽片，以下簡稱「陽江粵語」）和南寧（市區）粵語（邕潯片，以下簡稱「南寧粵語」）的例句。新會「到」作動相補語，「倒」則作假位可能補語。它們都不能作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或補語標記。陽江和南寧的情況更極端。「倒」在當地方言中基本上不會以動詞後置成分的身分出現：

【一】「倒」作動相補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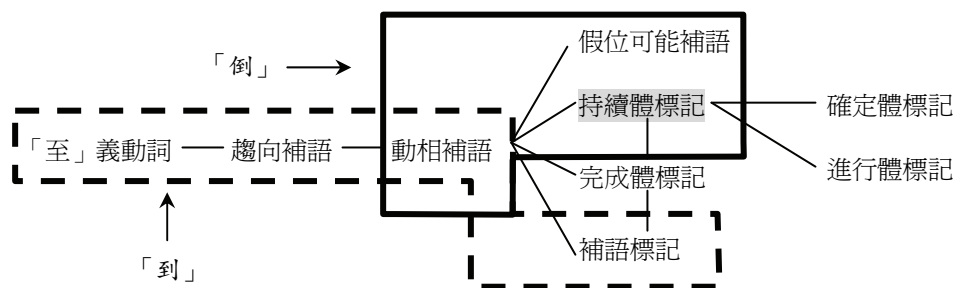
- (39) 廣州粵語：我買**倒**個本書喇。（我買到那本書了。）
- (40) 新會粵語：我買**到**那部書啦。（我買到那本書了。）
- (41) 陽江粵語：我買**到**那本書都。（我買到那本書了。）
- (42) 南寧粵語：我買得阿本書啊。（我買到那本書了。）[不用「到」或「倒」]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 (43) 廣州粵語：呢枝筆寫唔**倒**字嘅。（這枝筆寫不了字的。）
- (44) 新會粵語：雞枝筆寫有**倒**字嘅。（這枝筆寫不了字的。）
- (45) 陽江粵語：古枝筆寫有出水個。/古枝筆寫有緊字個。（這枝筆寫不了字的。）[不用「到」或「倒」]
- (46) 南寧粵語：枝筆寫有得字。（這枝筆寫不了字的。）[不用「到」或「倒」]

在上述幾種方言中，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功能已經算是最活躍的了。下面是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47) 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倒」的語義圖



「持續體標記」的位置被標上了灰色的底色，這是因為這功能只見於早期粵語。拿 (47) 跟 (28)「廉江粵語『到/倒』的語義圖」比較，可以發現廉江粵語「倒」的功能比早期粵語和現代的廣州粵語都要豐富。具體來說，有三處不同的地方：(一) 廉江粵語保留了、甚至某程度上是擴大了「倒」作為持續體標記的用法。這個功能在現代的廣州粵語中已經徹底消失了。(二) 廉江粵語的「倒」作狀態補語標記，「到」作程度補語標記。廣州粵語只有「到」可以作為程度補語標記，「倒」基本上不作補語標記。(三) 廉江粵語「倒」可充當確定體標記，但早期粵語和廣州粵語的「倒」都沒有發展出這樣的功能。

廉江粵語和廣州粵語、新會粵語等同屬粵語，關係密切是毫無疑問的，但它們在「倒」的表現上卻有著相當明顯的差別。一般粵語方言的「倒」只有兩個功能，但廉江粵語卻有五個。這從粵語發展史的角度看是很不尋常的。也就是說，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並不能追溯至它的祖先語言。或者有人會問：語義圖既然反映了多功能模式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那麼廉江粵語「倒」新增的功能會不會是語言內部演變的結果？要是新增的功能只有一個，我們還有理由懷疑是這樣。但現在的情況是：廉江粵語「倒」的功能比一般粵語方言多出了兩、三個。我們需要思考：為什麼大部分粵語方言都用動詞前的「有」作確定體標記，廉江粵語多用「倒」？為什麼大部分粵語方言都用「得」作為連接狀態補語的標記，廉江粵語會用「倒」？早期粵語雖然用「倒」作為持續體標記，但出現的環境十分局限，也不是唯一的標記。廉江粵語的「倒」作持續體標記，是否單純的存古現象？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分布和跟廉江客語的一模一樣。這應該怎麼解釋？出現了那麼多問題，表示「內部演變」並不是回答「廉江粵語『倒』」多功能性源頭的最佳答案。

在吳福祥 (2002) 描述過的多種漢語方言之中，只有客語「倒」的多功能性可以與廉江粵語的相媲美。如前所述，廉江地區是粵、客、閩三種方言混雜的地區，語言接觸頻繁，其中粵語和客語的相互影響尤深。基於這個原因，本文懷疑廉江粵語「倒」的某些功能是由和客語的接觸引起的。上段提出那幾個問題，如果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出發，更加可以在同一時間內迎刃而解。

對於辨認由接觸所引起的語言遷移 (transfer)，Heine & Kuteva (2005:33) 提供了一個簡單明瞭的方法：

If there is a language property *x* shared by two languages M and R, and these languages are immediate neighbours and/or are known to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and *x* is also found in language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M but not in language genetically related to R, then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is an instance of contact-induced transfer, more specifically, that *x*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M to R.

我們可以輕易地把本文的例子套進 Heine & Kuteva (2005) 的論證裡去：所謂「property *x*」，相當於具多功能性的「倒」；「language M」是客語；「language R」自然是廉江粵語了。廉江地區的粵語和客語有長期接觸的歷史，而大部分粵語方言的「倒」只有兩三個功能，絕不能和廉江粵語的相比。當然，Heine & Kuteva 的方法是針對兩種不同語系的語言而訂立的，而客語和粵語本身就同屬漢語。可是，從總體來說，這兩種方言在「倒」多功能性表現上的分別實在是太明顯了，所以我們才有理由懷疑廉江粵語「倒」的部分功能源於和客語的接觸。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只有一個：多功能的「倒」是否廣泛地存在於客語方言之中？

答案是肯定的。吳福祥 (2002) 給出的例子就已經很能說明這一點。林英津 (1993) 和賴惠玲 (Lai 2002) 等甚至撰有專文討論客語「到/倒」的多功能性。下面的客語例子，分別採自廣東（梅縣、翁源、東莞清溪、廉江塘蓬）、福建（連城）、江西（大余）、四川（華陽涼水井）、香港（荔枝莊）和台灣（東勢），包含了《中國語言地圖集》中的粵台、粵中、粵北、汀州、寧龍等片，應該能夠充分反映各地客語方言的情況。<sup>13</sup>

---

<sup>13</sup> 「倒」在早期客語裡已經具有多功能性，參看林英津 (1993)、柯理思 (1995, 2006) 和 Chappell & Lamarre (2005) 等人的論述或語料。客語「倒」的多功能性，幾乎可以肯定在它分裂為各支方言前就已經形成了。

【一】「倒」作動相補語：

- (48) 翁源客語：分渠猜<sup>ㄟ</sup>到哩。(給他猜著了。)(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4)<sup>14</sup>
- (49) 廉江(塘蓬)客語：我買倒□[kai<sup>33</sup>]本書欸。(我買到那本書了。)
- (50) 連城客語：□[nia<sup>33</sup>]倒一個人。(看到一個人。)(項夢冰 1997:183)
- (51) 東勢客語：頸根扭到<sup>ㄟ</sup>了。(脖子扭傷了。)(江敏華 2007:233)

【二】「倒」作假位可能補語：

- (52) 東莞(清溪)客語：贏唔贏倒？(贏得了贏不了？)(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5)
- (53) 廉江(塘蓬)客語：□[ki<sup>21</sup>]枝筆冇寫倒字□[ɛ<sup>55</sup>]。(這枝筆寫不了字了。)
- (54) 香港(荔枝莊)客語：喊渠唔倒郁。(叫不動他。)(張雙慶、莊初升 2003:734)
- (55) 大余客語：抑贏得<sup>ㄟ</sup>到？(贏得了贏不了？)(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5)

【三】「倒」作持續體標記：

- (56) 廉江(塘蓬)客語：外頭□[tsiam<sup>33</sup>]倒好多人。(外面擠著很多人。)
- (57) 連城客語：門口圍倒恁多人呢。(門口圍著很多人了。)(項夢冰 1997:183)
- (58) 大余客語：坐倒食！(坐著食！)(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3)
- (59) 華陽(涼水井)客語：你等(著)[tau<sup>32</sup>](=倒)我，(不要)[moi]走(掉)[xieʔ]了。(你等著我，不要跑掉。)(董同龢 1948:108)<sup>15</sup>

<sup>14</sup> 李如龍、張雙慶(1992)中的客語例子，有時把上聲的「到」寫作「倒」，有時寫作「到」。這裡一概依照原書的寫法，並用圈聲的方法標出實際的調類。

<sup>15</sup> 華陽(涼水井)客語例句中本字不明的詞，董同龢(1948)都用現代漢語把它們譯出來，並加上括號。毫無疑問，例(59)的「(著)」和(62)的「(得)」，本字都是「倒」(參看林英津 1993 和吳福祥 2002 的做法)。

【四】「倒」作補語標記：

- (60) 梅縣客語：唱**倒**異好。(唱得很好。)(林立芳 1999:53)
- (61) 廉江(塘蓬)客語：□[ki<sup>21</sup>]家店做個麵條做**倒**(/得)好好食。(這家館子的麵條做得好吃。)
- (62) 華陽(涼水井)客語：北風急(得)[tau<sup>32</sup>](=**倒**)就像瘋子一樣。(北風急得就像瘋子一樣。)(董同龢 1948:129)
- (63) 東勢客語：譴**到**佢兩餐無食飯。(氣得他兩頓飯沒吃。)(江敏華 2007:245)<sup>16</sup>

大多數調查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倒」在客語中作確定體標記的用法。這裡舉出兩個我們在廉江塘蓬調查得來的例子：

【五】「倒」作確定體標記：

- (64) 廉江(塘蓬)客語：□[kai<sup>33</sup>]次會議我去**倒**。(≈那次會議我的確去了。)
- (65) 廉江(塘蓬)客語：蘋果我有食**倒**。(≈蘋果我的確沒吃。)

此外，個別客語方言的「倒」還可以充當趨向補語和完成體標記(例子見林英津 1993 及吳福祥 2002)。<sup>17</sup> 由於和本文主題無涉，這裡不擬詳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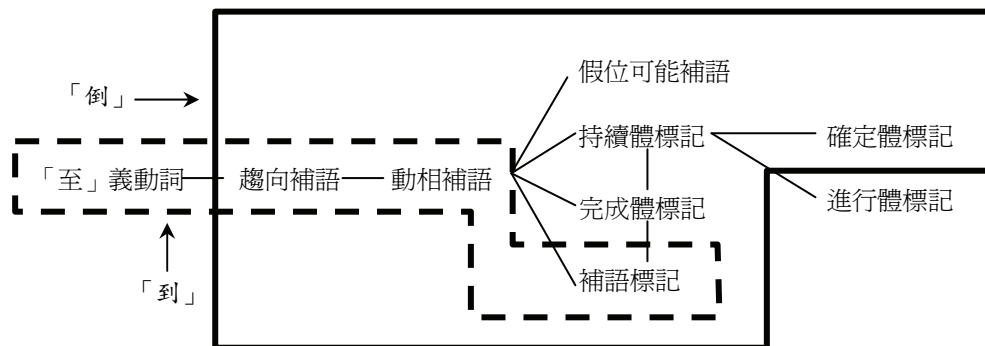
下面這張語義圖，清楚地顯示了客語「倒」的多功能性：<sup>18</sup>

<sup>16</sup> 東勢客語「到」作狀補語標記時，唸陰平 33 調。江敏華 (2007:247) 視之為「聲調上的弱化或輕讀現象」，代表語法化程度較高。台灣桃園客語的「到」作完成體標記有上聲和輕聲兩讀，但並沒有語義、語法的明顯差異。林英津 (1993:841) 把這個現象視為「一個還在持續進行中的音變」。

<sup>17</sup> 據甘于恩、邵慧君 (2001:253-254)，個別四邑片粵語方言的「到/倒」可以作完成體標記，如新會會城「到」[təu<sup>23</sup>]。這種用法，是否受到客語影響而來，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sup>18</sup> 賴惠玲 (Lai 2002) 擬構了台灣四縣客語「到」的語法化途徑：動詞 (verb) > 副動詞 (coverb) > 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 [相當於本文的補語標記] > 動詞補語 (verbal complement) [相當於本文的動相補語]。最後的兩個語法化階段似乎應該顛倒過來。江敏華 (2007:246-247) 已經舉出了改正的三個理由。我們可以補充一個：語法化路線圖應該要滿足至少好幾種語言，而不是單單針對一種方言。就我們接觸過的例子而言，補語標記用「倒」的方言，它們的動相補語一律都用「倒」；相反，動相補語用「倒」的方言，補語標記不一定用「倒」。廣州粵語就是一個好例子。因此證明：動相補語是補語標記的源頭。又，江敏華 (2007:247) 認為客語「到」的語法化過程是：動詞 > 介詞 > 結果補語 > (動相補語) > (完成體標記) > 狀態補語標記。這和吳福祥 (2002) 所提出的(參看 (27)) 大同小異。

(66) 客語「到/倒」的語義圖



客語「倒」範圍的區域甚廣：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持續體標記、完成體標記、補語標記、以及確定體標記，都能由它去充當。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客語方言的「倒」都有上述其中五至六種功能（可能有不同的配搭，但都符合「鄰接性要求」）。<sup>19</sup> 可以說，「倒」的多功能性，廣泛地分布於客語方言中，而不是個別一兩種客語方言獨有的現象。<sup>20</sup>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推斷：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至少是一般粵語沒有的功能）應該是經過和客語的接觸而遷移過來的。

那麼，廉江粵語到底是受到哪一種客語方言影響，才產生了「倒」的多功能性現象呢？可能性最大的當然是廉江當地的客語。首先要考慮的是地緣因素。廉江的粵語區和客語區毗連，有廣大的雙語人口，語言部件的相互擴散是自然不過的事。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兩種方言「倒」的多功能性，便會發現它們的功能原來

<sup>19</sup> 評審員指出連城客語的「倒」只有兩個功能，其實不然。連城客語的「倒」至少能充當（括號中的數字代表項夢冰 1997 的頁碼）：(a) 動相補語：我前年射倒一頭野豬（我前年獵著一頭野豬）(65)；(b) 假位可能補語：尋得我倒（找得著我）(327)；(c) 持續體標記：壁上掛倒一張畫（牆上掛著一幅畫）(184)；(d) 完成體標記：氣死人個東西拿倒（娶了個惹人生氣的東西）(323)。此外，去聲的「到」則可以用作程度補語標記：烙到焦疤（煎得焦黃）(27)。

<sup>20</sup> (66) 所指的「客語」是上文討論過那幾種客語的總稱，而不是單單一種客語方言。這種做法和一般語義圖只針對某一種語言多功能語素的語義範圍有所不同。本文之所以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 客語方言的語法資料，份量既少，來源又相當零散。除了廉江客語外，我們暫時還未能完全掌握「倒」在其他客語方言裡的分布（這也是我們不能固定地利用某一兩種客語跟廉江粵語比較的主因）。現在僅能提出一個初步的印象，即：客語「倒」的功能比粵語要豐富得多；(二) 把「倒」的多功能模式遷移到廉江粵語裡去的，是早期的廉江客語。我們對這種客語方言所知甚少。現代廉江客語的「倒」可以充當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補語標記、持續體標記和確定體標記，估計早期廉江客語「倒」的語義範圍不會比現代的小。



是完全一樣的，即：(一) 動相補語；(二) 假位可能補語；(三) 持續體標記；(四) 補語標記；和(五) 確定體標記。廉江客語的「倒」不作趨向補語，也不作完成體標記；廉江粵語的「倒」剛好也沒有這兩種功能。<sup>21</sup> 這不太可能是巧合。我們有很強的理由，認為廉江粵語「倒」多功能性的形成，是和廉江客語的接觸有關的。

#### 4. 廉江粵語「倒」多功能性形成：複製語法化

我們都知道：客語和其他漢語方言（最常見的是閩語和粵語）接觸時，時常處於劣勢。為什麼廉江地區的客語竟然有足夠的力量影響勢力龐大的粵語？跟 Thomason (2001) 的語言接觸理論一樣，Heine & Kuteva (2005) 也充分考慮到語言轉用者 (language shifters) 在語言接觸時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根據接觸中兩種語言影響的方向，把「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區分為「L2 > L1 複製」和「L1 > L2 複製」(Heine & Kuteva 2005:237-239)。大體來說，「L2 > L1 複製」和「L1 > L2 複製」分別對應於 Thomason (2001) 的「借用」(borrowing) 和「轉用引發的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當然，Thomason (2001) 的理論裡並沒有「複製」的概念，更加沒有談及語法化的問題。在「L2 > L1 複製」的例子中，模式語都是社區中的高層語言 (L2)，而複製語 (replica language) 則都是社區中的低層語言 (L1)。複製的方向是：高層語言 > 低層語言。華南地區許多民族語言（包括壯侗、苗瑤、南亞和南島）的「VP-neg-VP」正反問句模式、以及「PP-V」（處所介詞+動詞）語序，都被認為是跟漢語接觸後的產物（參看吳福祥 2008a, 2008b）。它們都是典型「L2 > L1 複製」的例子：L2 是漢語，L1 是民族語言。民族語言的使用者把他們第二語言中的某種語法結構複製到他們的母語中。至於在「L1 > L2 複製」的例子中，L2（通常是社區中的高層語言）擔任複製語的角色，L1（通常是社區裡的低層語言）則以模式語的身分出現。複製的方向為：低層語言 > 高層語言。這種複製常常伴隨著語言的轉用：說低層語言的人，改說高層語言。但由於「不完全學習」(imperfect learning) 的緣故，他們把一些原來屬於 L1 的成分遷移到 L2 裡去。華南地區的漢語方言，往往擁有一些和民族語言（特別是壯侗語和苗瑤語）相同、反而跟北方方言不同的語法結構，好像廣州粵語的動詞後置副詞

<sup>21</sup> 廉江客語用「到」作趨向補語，用□[te<sup>21</sup>]作完成體標記。「到」、「倒」根本同源，只是語法化的程度不同。客語不用「倒」作完成體標記的方言很多，如梅縣用「哩」[lei<sup>31</sup>]、揭西用「了」[liau<sup>24</sup>]、寧都用「個」[kə<sup>0</sup>]（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2）。不能因為廉江客語的「倒」不作趨向補語和完成體標記，而說它的多功能性和其他客語有分別。

(Peyraube 1997) 以及「倒置式」(inverted) 雙賓語結構 (Matthews 2006)。這些經常被稱為「底層」(substratum) 的成分，正是「L1 > L2 複製」的見證。在 Heine & Kuteva (2005) 的理論裡，不一定是社區中的高層語言才可以充當模式語。<sup>22</sup>

廉江粵語「倒」的多能性源於和客語的接觸，究竟是「L2 > L1 複製」還是「L1 > L2 複製」？答案明顯是後者。在廉江地區，粵語是高層語言，客語和閩語都是低層語言。廉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754) 便指出：在最近的數十年裡，粵語在廉江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許多原來說閩南語和客語的人都學會了粵語，並以說粵語為時尚。我們推測：原來說客語的人，在轉用粵語的過程中，把自己母語的一些語法結構「複製」到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裡去。這些語法結構，除了多功能性的「倒」，還有小稱後綴「子」(林華勇、馬喆 2008)、連詞「撈」[lou<sup>55</sup>] 和被動句標記「分」[fən<sup>55</sup>] 等。請看下列：

- (67) 廉江(塘蓬)客語：桃子/李子/桔子/蕉子/蚊子
- (68) 廉江粵語：桃子/李子/桔子/蕉子/蚊子
- (69) 廣州粵語：\*桃/\*李/桔/蕉/\*蚊(「\*」號代表高升變音 (35) 或高平變音 (55))
- (70) 廉江(塘蓬)客語：我撈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 (71) 廉江粵語：我撈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 (72) 廣州粵語：我同佢一樣重。(我跟他一樣重。)
- (73) 廉江(塘蓬)客語：嘢分□[ŋa<sup>55</sup>] 擺去□[ɛ<sup>55</sup>]。(東西給人家拿走了。)
- (74) 廉江粵語：嘢分(/俾/喊/吆)人家擰走□[tɛ<sup>21</sup>] (東西給人家拿走了。)
- (75) 廣州粵語：啲嘢俾人擺走㗎。(東西給人家拿走了。)

廉江粵語在小稱後綴用「子」、連詞用「撈」和被動句標記用「分」等幾方面跟廉江客語相似，反而跟有直接親緣關係的廣州粵語相距較遠。由此可見，客語對廉江粵語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多功能性的「倒」，其他方面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及。<sup>23</sup>

<sup>22</sup> 兩種複製的方向，表面上看起來彷彿是南轅北轍，但事實上有些情況不容易把它們區分清楚，尤其是當一種語言同時兼具模式語和複製語兩種身分的時候。例如在巴西西北部地區，Tariana 語和 East Tucanoan 語接觸時擔當複製語的角色，但當它和葡萄牙語接觸時卻充當模式語 (Heine & Kuteva 2005:239)。就廉江地區而言，粵語對客語當然也有影響，但主要集中在詞彙方面 (邵慧君、秦綠葉 2008)。

<sup>23</sup> 中古全濁聲母字，屬塞音或塞擦音者，廣州粵語只有平聲字和個別上聲字 (都是口語詞) 唸送氣

那麼「複製」到底是怎麼樣進行的？Heine & Kuteva (2003, 2005) 根據模式語有沒有向複製語提供「語源＞結果」這樣的語法化程序，把「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劃分為「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ordinary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和「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這兩種語法化模式十分相似，分別只在於第三個步驟（即 c）上：

(76) 「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ordinary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 a. R 語（複製語）的使用者留意到 M 語（模式語）有 Mx 這樣一個語法範疇。
- b. 他們在 R 語中，根據自己語言中原有的資源去創製一個與之對應的範疇 Rx。
- c. 於是，他們利用普世的語法化手段，使用結構式 Ry 去創製 Rx。
- d. 最後，他們把 Ry 語法化為 Rx。

(77) 「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

- a. R 語（複製語）的使用者留意到 M 語（模式語）有 Mx 這樣一個語法範疇。
- b. 他們在 R 語中，根據自己語言中原有的資源去創製一個與之對應的範疇 Rx。
- c. 於是，他們利用 [My > Mx] : [Ry > Rx] 這種類比的方法，把自己認為曾經在 M 語中出現過的語法化過程複製到 R 語裡去。
- d. 最後，他們把 Ry 語法化為 Rx。

針對上述理論，Matthews & Yip (2009) 最近提出了兩項重要的修訂：第一，說 R 語的人必須具備說 M 語的能力，不然的話他們怎麼樣知道對方有 Mx 這樣的結構？因此，兩種模式的第一步（即 a）「R 語的使用者」應改為「掌握 M 語能力的 R 語使用者」；第二，「複製語法化」的第三步（即 c）強調 R 語的使用者會「把自己認為曾經在 M 語中出現過的語法化過程複製到 R 語裡去」。事實上，M

---

清音，其餘皆唸不送氣清音。客語不論聲調一概讀送氣清音。值得注意的是：和客語有密切接觸關係的廉江粵語，中古全濁聲母字唸送氣音的數量稍比廣州粵語多，如「在」[tsʰɔi<sup>33</sup>]（比較廣州粵語 [tsɔi<sup>22</sup>]）、「弟」[tʰei<sup>23</sup>]（比較廣州粵語 [tʰei<sup>22</sup>]）、「寺」[tsʰi<sup>21</sup>]（比較廣州粵語 [tsi<sup>22</sup>]）等皆是。這些字是否受到客語的影響而改唸送氣音？如果是的話，其形成機制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語的語法化過程可能連歷史語言學家也弄不清楚，更遑論 R 語的使用者了。呈現在 R 語使用者面前的，只是 M 語中某些語素同時擁有幾個功能的局面。根據 Matthews & Yip (2009) 的理解，R 語使用者複製多功能語素的方式，是 [My~Mx]: [Ry~Rx]。「~」代表聯繫詞彙功能 (y) 和語法功能 (x) 的連續統 (continuum)。換言之，R 語的使用者在建立好 My 和 Ry 的對應關係以後，就直接把 My 的其他功能（例如語法功能 Mx）「複製」到自己的語言裡去。從 R 語自身的角度看，這種多功能語素的「複製」仍然屬於語法化，因為如果沒有「複製」，Ry 就不太可能發展出 Rx。我們同意 Matthews & Yip (2009) 的修訂。以下的討論，將以修訂過的「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理論作為出發點。

有理由相信廉江粵語「倒」產生多功能性的現象屬於「複製語法化」。關鍵在於「倒」多元化的語法化方向。「倒」在廉江粵語中以動相補語 (Ry) 的身分，經過「複製」，發展出（或保留了，詳下文）持續體標記、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記（俱屬 Rx）等功能。這種「簇聚式」（clustering，吳福祥 2009:209）語法化模式，同時涉及幾種語法概念及語法意義，並不是「通常接觸引發的語法化」那種一般只涉及單個的語法化過程。另一點需要考慮的是：廉江粵語所「複製」的 Rx，和廉江客語的 Mx 是完全對應的。上述這些都不符合「通常」的定義，所以我們只能把「複製」的過程歸類為「複製語法化」。

現在讓我們把「複製」的過程說得更清楚一點。說漢語方言的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本領：當他們掌握了另一種方言後，不用多大的功夫，就能弄清楚兩種方言之間的音韻對應，並且根據這種對應關係，推斷出對方方言的某個語素（不管它有沒有實義）在母語中的讀法。當廉江客語（模式語/M 語）和廉江粵語（複製語/R 語）發生接觸時，雙方的語言使用者（都具備雙語能力）很快就意識到兩種方言有一個讀音相似的語素作為動相補語。這個語素，客語唸 [tɕ<sup>21</sup>]（以塘蓬音為代表），粵語唸 [tɕ<sup>35</sup>]。它們的音韻是對應的。音韻對應給建立了以後，雙方便認定它們是同一個語素——儘管這個語素已經相當虛化（作為動相補語），沒有什麼實義可言了。又由於「倒」曾經發生過音變（去聲>上聲），所以一般語言使用者根本不知道它最終的來源原來是「到」。這個作為動相補語的「倒」，從模式語使用者的角度看是 My，從複製語使用者的角度看是 Ry。複製語使用者知道 My 同時帶有其他語法功能如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記 (Mx) 等，於是他們就把這些功能一併「複製」到 Ry 身上，結果使 Ry 也產生了與 Mx 相似的功能 (Rx)。廉江粵語多功能性的「倒」就是這樣形成的。

Enfield (2003)、Bisang (2004) 和吳福祥 (2009) 等都注意到：「得」(to acquire / to get) 義語素在東南亞語言中的多功能模式有著高度的平行性。雖然模式相近，

但那個語素在各種語言中並不同源 (cognate)。和「得」的情形不一樣，本文所關心的「倒」，在客語和粵語中肯定屬於同源。但那個「同源」，完全是建基於音韻對應的關係上。「倒」無論在客語、抑或在粵語中，都沒有實義（在共時的平面上，它不等同於「到」，因為兩者聲調不同）。由於廉江粵語的使用者在客語中找到和「倒」語音對應的語素，而這個語素在客語中又存在著多功能性，廉江粵語的「倒」才有機會進一步語法化為確定體標記和補語標記。<sup>24</sup> 換言之，廉江粵語的 Ry（「倒」），本身就是一個虛的成分。「複製」的結果是使虛的成分變得更虛。這個認識十分重要，它可以替我們解答羅自群 (2006b:146) 提出的一道難題：

如果說是因為區別語法功能的需要，從讀去聲的「到（效開一，端母，去聲）」中分離出來了一個讀上聲的「倒」，那麼，應該如何解釋從去聲的「到」分離出來的「倒」為什麼沒有讀其他調類，偏偏選擇了上聲？從語音演變的一般規律來看，古去聲的清聲母字今讀上聲的現象也不好解釋，而且，在這麼大的範圍內，讀上聲「倒」的方言調值、調型差別也很大，如果不是語音上的類的變化，也很難解釋這種現象。

羅自群 (2006a, 2006b) 認為南方方言表持續義的「倒」來源於「著」，這是我們所不同意的（參看注 5），但她提出的問題卻值得認真思考。具體來說，羅先生的問題可以分為兩層：（一）為什麼那個語素不選擇其他聲調，偏偏選擇上聲？（二）為什麼讀上聲的「倒」會在廣大的地區出現，即使各方言上聲的調值相差很遠？我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動詞後置成分、唸上聲的「倒」在華南地區之所以如此流行，相信是得力於像廉江粵語那種「複製」的模式。讀上聲「倒」的源頭也許只有一、兩個（稱之為「源方言」）。源方言作為模式語，把「倒」的多功能性和對應的讀音帶給幾種複製語。<sup>25</sup> 那些複製語和其他方言接觸時，可能會搖身一變成為模式語，把「倒」帶到更遠的地方。如是者一傳十、十傳百，多功能性的

<sup>24</sup> Heine & Kuteva (2005: §2) 指出：語法複製經常會導致複製語中一些「次要的語法模式」(minor grammatical use pattern) 變得活躍。它們不單出現的頻率大增，使用的環境也會變得寬鬆。廉江粵語的「倒」，正是由「次要的語法模式」轉變為「主要的語法模式」的實例。

<sup>25</sup> 我們一直都強調：方言使用者會根據自己母語和模式語的音韻對應規律，推斷所要「複製」的語素在母語中的讀音，而不是把那個語素在模式語中的讀音直接借過來。所以，我們認為不必在羅自群 (2006a, 2006b) 的「調值」問題中糾纏。又，被動句標記「分」和連詞「撈」也是通過同樣的方法從客語「複製」到廉江粵語裡來的。「分」最能說明問題。廉江（塘蓬）客語此詞唸 [pun<sup>55</sup>]，帶雙唇塞音聲母，但廉江粵語卻讀唇齒音聲母的 [fen<sup>55</sup>]。[fen<sup>55</sup>] 這個讀音顯然是折合客語的 [pun<sup>55</sup>] 而來的，它不是直接借用客語的讀音。

「倒」便能迅速地散播開去。至於為什麼選擇上聲，可能和源方言上聲的調值有關。台灣東勢客語「到」作狀補語標記時，唸陰平 33 調。33 調不高不低，而且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可以說是一種最「無標記」(unmarked) 的聲調。這或者可以理解為一種聲調上的「弱化」或「輕讀」的現象（江敏華 2007:247）。「輕讀」通常發生在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成分上。我們猜想：源方言的上聲也可能是 33、32 之類的調值。<sup>26</sup> 把作為持續體標記或補語標記的「到」唸成上聲，其實是代表了那個成分語法化程度較高。但複製語的使用者不知箇中原委，他們只是把「倒」經折合後的讀音「複製」到自己的方言，於是造成了多功能的「倒」在各地都唸上聲、但調值很不一致的現象。順便一提，不少西南官話方言和客語上聲都唸中降調，像武漢 42（屬西南官話，參考北京大學 2003）、梅縣 31、長汀 42（俱屬客語，參考李如龍、張雙慶 1992），剛巧「倒」的功能在這些方言中又最豐富，所以我們懷疑它們其中一種（也可能兩種都是）是多功能性「倒」的源方言。

假如兩種語言共享一個語法範疇，而那個語法範疇是「複製」的結果，那麼複製範疇的語法化程度往往會比模式語的低（Heine & Kuteva 2003, 2005）。廉江粵語的「倒」也反映了這個事實，主要體現在「倒」跟其他助詞的關係上。前文已經指出：「倒」充當動相補語和狀態助詞時都可以和「得」互換。「倒」和「得」在這種情況下是自由變體 (free variants)。自由變體越多，代表強制性越低。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成分一般都有很高的強制性（吳福祥 2009:207）。作為模式語，廉江地區個別客語方言（如吉水）的動相補語和狀態補語標記只可以用「倒」，不能用「得」。<sup>27</sup> 這很能說明「遷移」的方向是客語 > 粵語，而不是粵語 > 客語。

廉江粵語「倒」作狀態補語標記和確定體標記的用法肯定是「複製語法化」的結果，但作為持續體標記這方面卻有點不一樣。早期粵語中有不少「倒」作持續體標記的例子（參例 (36)-(38)）。我們推想：「倒」在原始粵語（即廉江粵語和廣州粵語的共同祖先）中也有同樣的功能。果真如此，那麼廉江粵語「倒」作持續體標記用只能算是一種存古 (retention) 的表現。但我們知道：「倒」在大部分粵語方言中已經丟失了這個功能了。以「倒」作為持續體的粵語方言，主要集中在和廉江接壤的廣寧、封開、信宜和化州等粵西地區（詹伯慧 2002），剛巧在這些地區裡粵、客都有相當頻密的接觸。粵語持續體標記「倒」在地域上的分布，說明了客語在存古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sup>28</sup> 從這個角度思考，廉江粵語

<sup>26</sup> 北京話的輕聲，在不同調的詞的後頭會有不一樣的調值，但都具有下降的特徵。

<sup>27</sup> 廉江（塘蓬）客語動相補語既可用「倒」，又可用「得」。狀態補語標記則一律用「倒」。我們都知道廉江地區語言的接觸的情況非常複雜。客語一方面是模式語，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複製語。

<sup>28</sup> 每種方言都會帶若干存古成分，但就一般情況來說，它們不會高度集中在一小塊區域之內。例如

「倒」得以保留持續體標記的用法，在某程度上不是取決於語言內部的因素，而是由周圍的方言影響所致使的。在 Aikhenvald (2006:22) 的理論裡，語言接觸的其中一個結果是「業已存在的特徵的強化」(enhancement of an already existing feature)。吳福祥 (2007:5) 更加明確提出「特徵的保留」這一概念：

即一個語言由於跟其他語言接觸而保留了原本有可能消失的特徵。語言 A 的某一特徵 F 原本有可能在其結構壓力和演變沿流的作用下消失（比如其姐妹語已失去同源或對應特徵），但由於跟語言 A 密切接觸的語言 B 裡具有這種對應的特徵，結果使得特徵 F 在語言 A 裡得以保存。

廉江粵語「倒」作為持續體標記的現象，完全符合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把它視為「特徵的保留」的例子。

總括而言，廉江粵語「倒」的五個功能，部分繼承自粵語（動相補語、假位可能補語），部分由鄰近客語中「複製」而來（確定體標記、補語標記），也有部分是因為客語的影響而得以保留的早期特徵（持續體標記）。

## 5. 結論

本文以廉江粵語多功能性的「倒」為例，說明了辨別「接觸引發的演變」的原則，解釋了「複製語法化」的機制，也指出了漢語方言在處理「複製」問題時的一些特徵。通過和早期粵語和其他粵語方言的比較，我們知道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不太可能從語言內部發展而來。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定涉及外在因素。廉江本身是一個方言混雜的地區，當地流行的除了粵語以外，還有客語和閩南語。許多廉江人都是雙語、甚至多語人。我們的調查發現：多功能性的「倒」普遍存在於客語方言中，廉江的客語也不例外。在這樣的環境下，本文推斷：廉江粵語「倒」的多功能性（包括充當狀態補語標記及確定體標記）是通過和客語接觸而產生的。說得具體一點，是從客語那裡「複製」過來的。

「複製語法化」是「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其中一種模式，由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首先提出。這個模式具高度的概括力，能駕御他們碰到的語料，受到不少學者的歡迎（如吳福祥 2008a, 2008b, 2009）。本文在這個模式的基礎上，

---

中古非組字唸雙唇音，幾乎在每種方言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只是管字的多寡有別而已。因此，我們不能輕易說某方言個別非組字唸雙唇音，是由語言接觸導致的。可是，粵語以「倒」作持續體標記的方言，卻集中在粵西的粵、客雙語區，這不能不使人懷疑是否單純的「存古」現象。

根據 Matthews & Yip (2009) 的意見作出了若干修訂，並提出了漢語方言「複製語法化」的特點。在以往討論過的例子中，Mx 和 Rx 雖然不是同源詞（在很多情形下，模式語和複製語根本屬於不同的語系），但它們在語義上或多或少都有點關係。華南地區和東南亞很多語言都有一個既可作動相補語、又可作能性補語、補語標記、甚至完成體標記等的多功能語素。儘管這個語素在各種語言中有不同的詞型、有不同的讀音，但它們都有「得到」的意思（吳福祥 2009）。而在我們的例子中，雙語人會根據模式語和複製語的音韻對應，把 Mx 的讀音折合為 Rx，然後把它投射到複製語裡去。注意 Mx 和 Rx 的讀音不一定很接近，語義也不一定全同，而更重要的是它們不一定都含有實義。從這個方向出發，我們解釋了為何不同方言中多功能性的「倒」都讀上聲，即使上聲在各方言中有不一樣的調型和調值。

跟吳福祥 (2008a, 2008b, 2009) 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作品不同，本文所討論的對象只有漢語方言，而且都是集中在粵西廉江一小塊區域內。但兩種方言、一小塊地區，就足以闡明語言接觸中不少關鍵的問題。<sup>29</sup> 我們熱切期望漢語方言的例子能為語言接觸理論作出更大的貢獻。

---

<sup>29</sup> 初步的調查發現：鄰近廉江的遂溪，當地的閩南語也有一個多功能性的「倒」([tɔ<sup>21</sup>] 或 [tɔ<sup>51</sup>])，用法和廉江客語、廉江粵語相似。日後我們在這方面作更深入的考察，看看雷州半島北端這一塊土地，是否可以視為 Heine & Kuteva (2005) 所說的「語法化區域」(grammaticalization area)。



## 引用文獻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areal diffusion: new morph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9.1:1-29.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M.W. Dixon, 1-66.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onymous. 1873. *Lujiazhuan Fuyinshu* 路加傳福音書 [*Gospel of Luke*], Chapters 1-5. Shanghai: Meihua Bookstore. (In Chinese)
- Auwers, Johan van der, and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1:79-124.
- Auwers, Johan van der, and Ceyhan Temürçü. 2006. Semantic map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sup>nd</sup> edition), Vol. 11, ed. by Keith Brown et al., 131-134. Amsterdam & London: Elsevier.
- Ball, James Dyer. 1907. *Cantonese Made Easy* (3<sup>rd</sup> edition). Singapore, Hong Kong, Shanghai & Yokohama: Kelly & Welsh Limited.
- Bisang, Walter. 2004. Grammaticalization without coevolu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the case of tense-aspect-modality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omponents*, ed. by Walter Bisang, Nikolaus P. Himmelmann & Björn Wiemer, 109-138.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1841.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u: S. Wells Williams.
- Burdon, John Shaw. 1877. *Sanyu Sishizhang* 散語四十章：由《自邇集》繙譯羊城俗話 [*The Forty Exercises: A Cantonese Translation of the Zierji*]. 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 (In Chinese)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inese Version: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80.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Pang-Hsin Ti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and Chusheng Zhuang (莊初升). 2003. *Xianggang Xinjie Fangyan* 香港新界方言 [*The Dialect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Chappell, Hilary, and Christine Lamarre. 2005.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 CRLAO, EHES.
- Chen, Huiying (陳慧英). 2003. Guangzhouhua de “dǎo” he “dào” 廣州話的「倒」和「到」 [“Dǎo” and “dào” in Cantonese]. *Papers from the 6<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tonese and Yue Dialects*, ed. by Keng-Pan Tang, 234-237. Macau: Associacao de Literatura Chinesa de Macau. (In Chinese)
- Cheung, H. Samuel.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vers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07. Dongshi Kejiahua de dongbu jieou chu tan 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Dongshi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5.2:225-266. (In Chinese)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eds.)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漢語方音字匯 [A Compendium of Character Readings of Chinese Dialects] (2<sup>nd</sup> edition with re-arrangement).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Editorial Committee of *Lianjiang Gazetteer*. (eds.) 1995. *Lianjiang Xianzhi* 廉江縣志 [Lianjiang Gazetteer].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Enfield, Nick J. 2002. Parallel innovation and “coincidence” in linguistic areas: on a bi-clausal extent/result construction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28S:121-128.
- Enfield, Nick J. 2003. *Linguistic Epidemiology: Semantics and Grammar of Language Contact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 Gan, Yu'en (甘于恩), and Huijun Shao (邵慧君). 2001. Guangdong Siyi fangyan yufa tedian chu lun 廣東四邑方言語法特點初論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yi dialect in Guangdong]. *Papers by Doctoral Research Students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of Ji'nan University*, ed. by Bohui Zhan, 248-254.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Vol. 2, ed. by Michael Tomasello, 211-242.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529-572.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Borong (黃伯榮). (ed.) 1996. *Hanyu Fangyan Yufa Leibian* 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s]. Qingdao: Qingdao Press. (In Chinese)
- Iida, Maki (飯田真紀). 1998. Honkon Kantongo no kanou hogo kouzou ni okeru “dǎo” 香港廣東語の可能補語構造における「倒」[A study of “dǎo” in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Chugoku Gogaku* 中国語学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Japan] 245:173-182. (In Japanese)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2005. Zaoqi Yueyu biao chixu yiye de liang da shouduan ji qi yanbian 早期粵語表持續意義的兩大手段及其演變 [The two important means of expressing progressive aspect in Early Cantonese and their changes]. Manuscrip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Andy C. Chin (錢志安), and Benjamin K. T'sou (鄒嘉彥). 2009. The strata of diminutive suffixes in Huazhou Yue—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sup>th</sup>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7), July 2-4, 2009. Paris: CRLAO, EHESS.
- 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370-391.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1995. Kejiahua Xinyue Shengjing yiji Keyu Shehui Shenghuo Huihua liang shu li suo jian de dongci houzhi chengfen “dǎo” 客家話《新約聖經》以及《客語社會生活會話》兩書裡所見的動詞後置成分「倒」[Post-verbal element “dǎo” as seen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Hakka and *Daily Communications in a Hakka Society*]. *Papers from the 1994 Confer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in Taiwan*, Vol. 2: *Hakka*, ed. by Feng-fu Tsao & Mei-hui Tsai, 191-208. Taipei: Crane. (In Chinese)
- Lamarre, Christine. 2001.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types and markers.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85-12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6. Lun shiji shiji Kejiahua wenxian Qimeng Qianxue zhong suo jian de quxiang buyu 論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啓蒙淺學》中所見的趨向補語 [Directionals in a 19<sup>th</sup> Century Hakka textbook].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261-295. (In Chinese)
- Li, Lan (李藍). 1998. Guizhou Dafanghua zhong de “dǎo” he “qi” 貴州大方話中的「到」和「起」[“Dǎo” and “qi” in the Dafang dialect of Guizhou]. *Zhongguo*

-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8.2:113-122. (In Chinese)
- Li, Rulong (李如龍), and Song Hing Chang (張雙慶). (eds.) 1992. *Ke G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Rulong et al. (李如龍等). 1999. *Yuexi Kejia Fangyan Diaocha Baogao* 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Hakka Dialects in Western Guangdong*].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 Xinkui et al. (李新魁等).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Guangzhou Dialect*].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05. *Guangdong Lianjiang Fangyan Zhuci Yanjiu* 廣東廉江方言助詞研究 [*A Study of Grammatical Particles in the Lianjiang Dialect of Guangdong*].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In Chinese)
- Lin, Huayong (林華勇), and Bit-Chee Kwok (郭必之). 2008. Lianjiang fangyan de "dǎo" he "dào" 廉江粵語的「到」和「倒」[“Dǎo” and “dào” in Lianjiang Y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tonese and Yue Dialects, December 18-20, 2008.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Lin, Huayong (林華勇), and Zhe Ma (馬喆). 2008. Guangdong Lianjiang fangyan de “zi” yi yusu yu xiaocheng wenti 廣東廉江方言的「子」義語素與小稱問題 [The word “SON” and diminutives in the Lianjiang dialect of Guangdong].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08.6:626-635. (In Chinese)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9. Meixian fangyan de jieyou zhuci 梅縣方言的結構助詞 [Structural particles in the Meixian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1999.3:44-54. (In Chinese)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1993. Keyu shangsheng “dǎo” yufa gongneng tanyuan 客語上聲「到」語法功能探源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dǎo” in Hakk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3.4:831-866. (In Chinese)
- Luo, Kangning (羅康寧). 1987. *Xinyi Fangyan Zhi* 信宜方言志 [*Xinyi Dialect Gazetteer*].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uo, Ziqun (羅自群). 2006a. Hanyu fangyan du shangsheng de chixuti biaoji “dǎo” 漢語方言讀上聲的持續體標記「倒」[The 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 “dǎo” in Chinese dialect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6.1:30-36. (In Chinese)
- Luo, Ziqun (羅自群). 2006b. *Xiandai Hanyu Fangyan Chixu Biaoji de Bijiao Yanjiu* 現代漢語方言持續標記的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Press. (In Chinese)
- Matthews, Stephen. 2006. Cantonese grammar in areal perspective.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M.W. Dixon, 220-236.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2009.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bilingual acquisi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33.2:366-395.
- Morrison, Rober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1993. Guangzhouhua de jieou zhuci “dào” 廣州話的結構助詞「到」 [Cantonese structural particle “dào”]. *Guangzhouhua Yanjiu yu Jiaoxue* 廣州話研究與教學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Cantonese], ed. by Ting-Au Cheng, 89-100.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Peyraube, Alain. 1997. Cantonese post-verbal adverbs. In *Memory of Mantaro J. Hashimoto*, ed. by Anne O. Yue & Mitsuaki Endo, 303-313. Tokyo: Uchiyama Shoten.
- Shao, Huijun (邵慧君), and Lüye Qin (秦綠葉). 2008. Lianjiangshi Yue Ke cihui xiangsidu de jiliang fenxi 廉江市粵客詞彙相似度的計量分析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lexical affinity of Cantonese and Hakka in Lianjiang].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8.2:154-167. (In Chinese)
-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48. Huayang Liangshuijiang Kejiahua jiyin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The sounds of Huayang Liangshuijing Hakk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1-201.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1-2002. Nanfang fangyan jige zhuangtai buyu biaoji de lai yuan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Origins of various phase complement marker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1.4: 344-354; 2002.1:24-34. (In Chinese)
-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6. *Yufahua yu Hanyu Lishi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 [Studi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 278-318.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2. Nanfang fangyanli xuci “dào (dǎo)” de yongfa ji qi lai yuan 南方方言裡虛詞「到（倒）」的用法及其來源 [The functions and origin of the grammatical word “dào (dǎo)”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4:28-46.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7. Guanyu yuyan jiechu yinfa de yanbian 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 [On language changes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7.2:3-23.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8a. Nanfang yuyan zhengfan wenju de lai yuan 南方語言正反問句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A-not-A question sentence in the languages of south China].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8.1:3-18.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8b. Nanfang minzu yuyan chusuo jieci duanyu weizhi de yanbian he bianyi 南方民族語言處所介詞短語位置的演變和變異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the position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in the minority languages of south China].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8.6:3-18.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9. Cong “de” yi dongci dao buyu biaoji—Dongnanya yuyan de yizhong yufahua quyue 從「得」義動詞到補語標記—東南亞語言的一種語法化區域 [From the verb “GET, ACQUIRE” to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marker: a kind of grammaticalization area in Southeast Asia].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3:195-211. (In Chine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1. Duogongneng yusu yu yuyitu moxing 多功能語素與語義圖模型 [Multifunctional morphemes and semantic map model].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1.1:25-42. (In Chinese)
- Wurm, Stephen A. et al. 1987.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Liancheng Kejiahua Yufa Yanjiu*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Studies on Grammar of Liancheng Hakka*].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CRLAO, EHESS.
- Zhan, Bohui. (詹伯慧) (ed.) 2002. *Guangdong Yuefangyan Gaiyao* 廣東粵方言概要 [*An Outline of Yue Dialects in Guangdong*].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Zhang, Min (張敏). 2009. Yuyi ditu moxing ji qi zai Hanyu duoyi yufa xingshi yanjiuzhong de yunyong 語義地圖模型及其在漢語多義語法形式研究中的運用 [The semantic map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polyfunctional form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ugust 21-22, 2009.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Zhong, Xizhuo (鍾喜焯), and Xun Jiang (江珣). (eds.) 1931. *Shicheng Xianzhi* 石城縣志 [*Shicheng Gazetteer*]. Anpu, Lianjiang: Hua'an Printing House. Reprinted by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House, 1974. (In Chinese)

[Received 14 December 2009; revised 25 January 2010; accepted 29 March 2011]

Bit-Chee Kwok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bckwok@cityu.edu.hk

Huayong 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linhuayong@163.com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t-verbal “dǎo” in Lianjiang Yue: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Bit-Chee Kwok<sup>1</sup> and Huayong Lin<sup>2</sup>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up>1</sup>*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sup>2</sup>*

Lianjiang in western Guangdong is a linguistically complex city, where most people are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leading to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In this paper, we adopt the revised theory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to account for the replication of the post-verbal element “dǎo” (lexical meaning: “to arrive”) from Lianjiang Hakka (LJH) to Lianjiang Yue (LJY). This element in LJY covers a wide-range of functio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arly Yue and LJY, we argue that the poly-functionality of “dǎo” in the latter is not a direct result of language internal development. Since LJH and LJY have been in prolonged contact, and the poly-functionality of “dǎo” is commonly attested in Hakka (but not in Yue), we have good reason to claim that the said feature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Hakka to Yue. We also discuss the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f such “replication”, and point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lic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Lianjiang Yue, Hakka, *dao*, language contact, grammaticalization